

豫章叢書

第二冊

雪坡舍人集卷十

耕昌 姚勉 著

從子龍起 編

賦

秋懷賦

天時倏兮如流西杓揭兮復秋露零零兮蘿薜風嫋
嫋兮梧楸草蛩淒兮夜帟夕陽亂兮蟬愁嗟物理兮
若此焉人情兮銷憂想征夫兮天涯歲月悠兮未歸
懷故鄉兮千里羗目斷兮魂飛悵思歸兮閨中罷膏
沐兮飛蓬角枕粲兮衾爛耿獨少兮誰同夕風起兮

淒淒瞻大火兮流西氓蚩蚩兮多寒歲無褐兮噉衣
棗纍纍兮欲丹寒苦早兮陰山峭騎肥兮將馳兵何
時兮戍閑節物驟兮駸駸日復日兮秋深幾何人兮
悲秋羌獨集兮予心微無酒兮以遊酒莫銷兮此憂
彼已予兮不知覆謂予兮何求嗟時事之日非暑已
退兮寒淒嘉禽逝兮鵲擊蕙蘭摧兮蒿肥簷雨兮浪
浪寐復寤兮宵長西風兮鴈行梗泛泛兮異鄉望家
山兮飛雲明月思兮故人我不如兮季鷹思鱸魚兮
羹蓴孰有山兮可耕孰有溪兮可釣願從子兮是間
一登臨兮長嘯

蘭國賦 爲左氏作

孔素臣之苗裔兮厥鼻祖曰丘明謂蘭有國香兮載
於傳感麟之經耳孫有味乎斯言兮爰嗜蘭以爲朋
若靈均之在郢兮蜺眾濁而獨清夢天與已國兮以
蘭而爲名其封疆雖不越夫九畹兮塞宇宙而皆馨
試周遊其邑都兮芳菲菲其英英繚夫容以爲池兮
扈江蘺以爲城建薜荔而爲門兮合百草使實庭蓀
壁桂棟兮芻椒成堂辛夷爲楣兮翦之爲房芷葺荷
蓋兮櫟之杜衡戶素枝而赤節兮家綠葉而紫莖天
氣如春二月兮光風泛其載榮又如秋之云初兮露

瀼瀼兮朝零人好脩而信姱兮俗嚮清而涵汙久而
 不聞其香兮若居夫沅湘與澧浦莖爲之君兮蕙之
 爲妃杜若爲之大夫兮菊爲卿以相之君子眾芳之
 所萃兮紛揭車與留夷葳蕤施不使盈室兮屏黃檗
 而不使充幃服蘭茝之芬菲兮結蘭佩之陸離焚蘭
 膏以爲炬兮蘭藉烝以爲靡啟蘭宮而擢秀兮闕蘭
 省以儲材演綸言於蘭坡兮萃細帙於蘭臺士同心
 而如蘭兮斷金其利只化善人之蘭室兮無薰染乎
 鮑魚之肆芳草不爲蕭艾兮莖蕙不變而爲茅惟以
 蘭爲可恃兮匪薰蕕之混淆鼓蘭枻於江之湄兮壅

蘭旌而在郊朝馳馬於蘭上兮夕弭駕於蘭皋人間
乃有斯國兮無一蔓之穢雜雖壤地之徧小兮可并
包乎六合於茲焉且止息兮憺清興其安窮倏遽遽
而形開兮乃得之於夢中寐旣寤而復思兮欲彷彿
其遺跡乃種蘭乎丘園兮重之郊圻之申畫遂開國
於茲土兮奄其疆域加千本爲食邑兮餐風晨與露
夕亂日以蘭爲國兮蔓草必刪願移之吾國兮徧國
中而皆蘭爲國之道兮種蘭乎觀

梅花賦

壬辰之冬雪霽寒麓有二嘉客訪我梅屋炙晴窗之

新暄酌癭樽之清淥值余梅之暖吐巧裁鑲乎冰玉
出矐僊於山澤揖處士於巖谷微風天落暗有清馥
幽閒淡雅照水橫竹客謂主人曰天英地華融爲百
花或以香珍或以色姱觀其爭麗而奪秀蓋亦千芳
而萬葩何吾子之皆不取而獨內交乎斯梅耶主人
顧客而笑曰養竹于庭所以標醉吟之清滋蘭在畹
所以風靈均之馨君子好恬而樂素不美侈而慕榮
桃李華而近浮松柏質而少文未若斯梅之爲物類
於君子之爲人今夫異萬木而獨秀冠羣芳而首春
是卽君子之材拔羣萃而莫倫立清標而可卽正玉

色以無類是卽君子之容光既溫而且厲寒風怒聲
情無落英嚴霜積雪敢與爭潔君子之節也瑤墀玉
堂不增其芳竹籬茅舍不減其香君子之常也在物
爲梅花在人爲君子皎茵瑩之連接瑩壺冰其表裏
旣物我之通稱又焉得舍此而取彼茲予所以內交
於斯梅而植之以爲庭實也方其林梢盡枯瓊萼孤
出霜風肅肅庭有愛日負朝暄于檻砌而繙玩乎書
帙此時此花味我閑適又如殘雪在簷寒月侵室浮
雲四卷天宇寥闊倚欄干而長嘯遇神人於姑射此
時此花助我飄逸嗟吾屋之半間陋纔止於容膝惟

此花之清絕相娛笑以朝夕開醉襟于酒觴生妙墨
于吟筆使予舍此而他好殆將喪志于玩物矣況夫
若作和羹爾惟鹽梅味可世資從古以來方將薦實
於鼎鉉豈徒脫跡于塵埃彼百花之紛紛亦何有于
我哉客聞此言色笑心悅挹清芬而度酒嚼瓊蕤而
嚙雪醉相枕而不知同一夢於霜月

嫉蚊賦

顧余宅之近市兮旣湫隘而囂塵值炎夏之蘊隆兮
加倍蓰之悵焚夕余冀其小紓兮復擾予以聚蚊風
筵倦于長驅兮煙烽煩于屢薰曾一寐之不遑兮羌

雜揉而紛紜予也中夜以興振臂拊髀而長嘆曰嗟
哉黍民眇然汝形喙鱗銳其鉞利翼浮偃而絮輕不
爽處于高朗之區而潛伏于奧僻不顯行于大明之
晝而竊出於昏冥大之不能如虎豹之怒以戕人之
生也次之不能如蛇虺之螫以傷人之形也顧所求
之幾何特血肉之微飽曾奚足以害人西營營而至
卯蓋類乎無所能之小人徒聚其力而爲君子之撓
若乃熾日方夕餘暑未收體倦氣呀珠汗雨流欹枕
風櫺庶幾少休乘日入而慙作大呼類而嘯傳闕焉
如雷滂然如霧趨炎附熱蔽牖蒙戶忍長日之朽腹

謀一食于向暮遇裸程而不爲浼吮痂癰而不爲汙
陰肆毒而中傷慘有甚于膚惣方睡睫之欲交忽奮
拍而驚寤左方驅而又集東忽散而西聚盈耳根而
鼓譟謫萬口之和耐羣攻競齧多不知數飢無所擇
飽不能去纍纍紅粒滿壁羅布襦童驚泣黿婦腹怒
呼燈就熱隨觸隨仆曾不爲之加少羌難得而驅捕
受其患者居多極人情之同惡爾其風榭豪室冰館
貴家簾紋凝水厨幕護紗無纖隙之可入雖一喙而
莫加何華門而脰巷爭鼓吻而搖牙彼蟲類之齧人
固有蚤而有蝨或傍緣而肆侵或跳梁而逞黠然皆

絨口無聲潛伺竊發獨爾蚊之可憎蒹葭喧謀而強聒
如自鳴其得志曾不思其苟活此其爲患之最深而
國人皆曰可殺者也予又重哀之曰嗟嗟汝蚊何役
役兮形則微眇志洩洩兮乘時炎熱投間隙兮晝伏
夜動謀血食兮羣聚成雷聒終夕兮維爾之故不能
息兮欲紛汝形特一擗兮煙烽火燧別可炙兮仁心
愛物微亦憫兮汝寧擾我不汝敵兮物盛必衰不可
極兮今勢雖張後則衰歇兮秋風掃除影滅跡絕兮

戰蟻賦

蟻之有生微軀眇形穴居蠕動爲蟲之靈禮克辨於

尊卑智能卜乎晦明羣衆羶而沓集各銜粒而經營
語其義則感恩而穴犴言其勇則萃力而制鯨合庶
彙以槩觀亦有能之可稱何弗安乎性分乃從事于
戰爭若乃柱礎潤流濃雲鬱興潢潦慮及坵垤思升
投兵於雷雨之堂整旅於檀蘿之國列行伍而序進
勢有類于征役數越千萬隊分什伯黍民肆騰翥之
勇元駒逞奔驟之力初曼衍乎墻隅旋圍繞乎砌側
登爽塏以屯集養鋒銳而待敵緣堦厯坎負塊依石
若創營而立壁也交持競鬪以力相格若陷陣而縱
擊也弱者散驚强者攻克若追奔而逐北也利吻如

鉗各啣所獲若獻俘而斬馘也方且圍戶之前入冗
之隙軍拔熾而漢勝師飽穀而晉食窮沙磧之樓觀
空羶穢之儲積乃整眾而還歸類志滿而意得一寓
目而觀戲三重爲之太息使殷師聞之必以爲牛關
之可駭而蒙莊觀此豈獨哀螭戰之不釋耶嗟夫大
模旣分百偽斯動逐利隨欲鬪習角勇弱役於強寡
奪於眾迭相憑陵日鬪而鬪雖以蟻之至眇亦紛拏
而總總又孰知夫擾擾之無益而南柯之爲夢耶是
不獨蟻之爲然也天下之區區何以異於蟻穴之微
人心之好競何以異於羣蟻之知相古先民鞠旅陳

師蓋欲戢乎暴亂非樂耀於兵威奈世道之日遷異
往聖之所爲韓白騁其巧孫吳奮其奇驅萬姓于鋒
鏑爭一戰之雄雌竭民膏于中國要邊功于外夷財
力旣凋憂患乃隨鑒在邇而弗悟轍旣覆而尙追安
知教修而崇服德敷而苗歸蓋亦曰佳兵者不祥之
器聖人不得已而用之

宜堂賦

爲張倅作

魯丘稱好賢之詩今日如鄭之緇衣惟周司徒之善
於職兮國人美之而曰宜適子館而授粢兮衣苟敝
而又收爲邈千載而誰嗣兮乃復見于此時粵高安

之勝區俗清嫩而易化乃以從遊赤松之僊人而爲
平分風月之別駕居無何而政成思欲樂其閑暇爰
啟新堂以宜字之騁椽筆而成記發江山之潛輝有
麗者眉左扶右携來觀厥成載笑載怡私問于公之
客曰宜堂之名何居其此堂之宜我公乎抑我公之
宜此堂乎顧天衢之方亭兮展驥足于千里決非如
休亭主人所謂之三宜也又非如竹樓使君所記之
六宜也以宜字堂厥有其義客如知之願爲父老言
公之意客曰叟不讀公之記乎公之意在于爾民而
樂事其寓也故其爲堂也不雕其楹不峻其宇席可

函丈室如環堵寓意于鼓琴奕碁之間而意不在于樽俎托興于賦詩吟嘯之時而興不在于歌舞故能無所往而不宜而斯堂也亦貢宜行樂之所是故煙晴景明花非柳榮則宜于春萃陰鬱蒼水壺晝涼則宜于夏風露鮮霽則宜于秋之晨雪月爭清則宜于冬之夜焚香讀易則宜于自公之餘品茶評詩則宜于對客之暇頌聲澍清水之庭訴牒稀微榮之舍此宜堂之無所不宜者也況夫鄰碧落之洞天對蓬萊之絕頂荷山自獻其萬狀錦江橫陳乎于頃揖安期于九霄吸流霞之八景宜騎氣而馭風而游于方壺